

我看「大眾傳播學理」

祝振華

幾年前讀石永貴教授的「大眾傳播短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乃是「大眾傳播的傳播力量實在太大了。文字遊戲，使不得！」

這話說得有道理、有力量，大眾傳播從業員的確要時刻想到自己所負的社會責任，下筆小心，張口小心，積極地造福人羣，消極地減少犯罪，這種大眾傳播事業才算健全。

而可能左右大眾傳播事業的方向，培養傳播人員的品學所使用的大眾傳播理論與著作的態度，尤其需要健全，近讀鄭貞銘先生的「大眾傳播學理」（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印行），却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大眾傳播學類的參考書又多一部；而懼的是鄭先生這部大作的內容與手法都有問題，恐怕對初學的人會產生若干誤導作用。這種近乎「遊戲」的「著作」，更是「使不得」！

鄭先生在「大眾傳播學理」第十章「大眾傳播的社會責任」中說：「……因新聞教育必須配合傳播事業的需要而培養人才，所以如何使下一代的記者擔負起更艱鉅的社會服務責任，固然是教育界應負的責任，實際上也是傳播界重要的切身問題。」（頁二〇七）

鄭先生這話說得也有道理、也有力量。可是，讀罷鄭先生的大作「大眾傳播學理」之後，覺得鄭先生自己就沒有負起「教育界應負的責任」，這對於「如何使下一代的記者擔負起更艱鉅的社會服務責任」來說，是不會產生良好的影響的。

「大眾傳播學理」全書中沒有任何新穎或自成體系的理論，這是我對該書的第一個印象。這點在撰寫「大眾傳播學理」之前，著作者就應當先予考慮，換句話說，著作先要問自己：「我要拿出什麼新發現來給讀者看？」而鄭先生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是非常令人失望而遺憾的！

鄭著「大眾傳播學理」第六章「大眾傳播的對象」中第二節「使羣衆着迷的因素」（頁一一〇——一一四）部分，除了「引用」漆敬堯教授分析「梁山伯與祝英台」轟動一時的原因的一段文字外，幾乎全部是抄襲我所翻譯的「大眾傳播學」（頁六一——七二）上的。

我為什麼說鄭先生是抄襲而不是引述呢？因為抄襲是原文照抄或略加刪改、或改頭換面，把別人的文章當作自己的創作；而引述則是把原文的內容予以括弧，或在文首、文末予以註釋，說明原文出處，以便讀者查考。換句話說，抄襲是「偷」，引述是「借」，前者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借是獲得物主的許可，合情合理而且合法的。

更使人遺憾的，是他把我書中的內容抄錯了。例如我的「大眾傳播學」第六十七頁：「第二個令人着迷的觀念是『萬能』」。這一節的理論，是以費三多博士（Dr. Sándor Ferenczi）的說法為依據，他說：「一個小孩子在出生之前，生活在一個類似萬能的國家裏。所有他需要的東西，樣樣都自動供應給他。」

而鄭先生却在他的「大眾傳播學理」第一一二頁倒數第七行誤抄為：「一個小孩子從出生後，便生活在一個類似萬能的天堂裏，所有他需要的東西，樣樣得到供應。」

鄭先生也許不太瞭解，嬰兒在離開母體之前，由於一切需要均由母體自動而適時地充份供應，自己不必作任何努力就可以應有盡有，所以才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類似「萬能」的國家裏（請注意：這裏鄭先生把「國家」改成「天堂」，諸如此類改頭換面的地方很多。），由於鄭先生沒有研究過一個嬰兒出生前後的心理狀態，所以才自以為是地把「出生前」誤為「出生後」，真是過分缺乏責任感。至於鄭先生往往把原文的若干段落予以刪除後所產生的前後不連貫、不完整的地方，更是舉不勝舉，這裏長話短說了。

基於教育的嚴正立場和良心的道德原則，我必須指出鄭先生書中的另一大錯，以免貽害傳播教育。在「大眾傳播學理」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傳播的基本方式」，嚴重地誤解了國際傳播的名著：「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鄭著第五頁最後一段如此寫道：

「自從電視媒介成為巨大的傳播力量後，無聲傳播成為傳播藝術的重要表現方式，芝加哥大學教授霍爾（Edward Hall）就針對這方面研究寫成一本書，叫做『無聲的語言』……」

我敢斷言鄭先生絕對沒有讀過這本書！因為：第一、「無聲的語言」這本書從頭到尾找不出「電視」兩個字；第二、霍爾教授是要提醒美國人「入國問禁、入境問俗」而撰寫本書，他列舉了許多國家的特殊風俗習慣，要美國人在國際傳播中能够「入鄉隨俗」，避免不必要的誤解。鄭先生竟然強不知以為知，以「顧名思義」的幼稚推理方式，向讀者「介紹」如此重要的名著，真是盲人瞎馬，不知道要把讀者誤導到何處去！鄭先生連這一部名著還不曾讀過，竟然敢在他「大作」中的最後一章討論起「國際傳播」來，實在有欠考慮！鄭先生有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作(譯)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鄭慧玲譯	新世界之旅	40
黃春明	鐘	40	王守珍譯	攻擊與人性	50
黃春明	小寡婦	40	吳月嬌譯	含憂草	18
康玲譯	生命之愛	40	陳芳明	陳克環小說集	25
鄭慧玲譯	開放的婚姻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25
周碧瑟	浩海孤舟	40	陳克環	怒瀑集	18
鹿楠	人子	55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蘇念秋	花畔	35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鄭秋水譯	愛與文學	5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空不妨閱讀「讀者文摘」亞洲英文版一九七五年元月號的一篇文章：「DON'T POINT YOUR TOE IN THAILAND」，可能對霍爾教授的理論瞭解有些幫助，對國際傳播得到一些啓示。

至於鄭著「大眾傳播學理」中的其它缺失，諸如每章之後只用「本章主要參考資料」冒充負責任的、正軌的學術論著註解，以及把尚未出版的書目強列進去以壯聲勢等，都是連在校的研究生也不容許觸犯的錯誤，這裏不忍多加批評了。總之作爲知識分子的人，如果非得寫書不可，也必須以最嚴肅的心情，腳踏實地的做法，先求對自己的資料負責，再求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才是，鄭著「大眾傳播學理」所犯的錯誤，使我們突然警覺到一件事：傳播教育界的同仁也應當自律了！